

鄧百成 兩次入圍金曲獎

2014-03-29 陳祥豪

8+1



深藍色舞台隨燈光逐漸明朗，輪廓漸漸清晰，這時候流瀉進耳朵的是熟悉的民歌旋律，彷彿將觀眾拉回民國七零年代，演唱者啟齒瞬間便將台下聽眾的耳朵收服，甘拜在復古的風潮底下。他不是劉家昌，也不是費玉清，歌曲使用的語言也不是耳熟能詳的國語或台語。他是客家歌手鄧百成，在他優雅細膩、如高山流水般的詮釋之下，扭轉了一般人對客家歌謠的傳統印象，感受到客家流行歌的全新面貌。

鄧百成，誕生於民國五十一年（1962年）的新竹市，本名鄧進田，暱稱「阿田」。當時老家在桃園的鄧家因為工作的關係舉家遷移到新竹來，而不久後便產下一子。鄧百成誕生在上有八個姊姊和一個哥哥的大家庭，家裡的音樂氣息濃厚，兄弟姊妹都對音樂有興趣，而鄧百成更是從小開始就對唱歌癡迷，國小開始就喜歡在眾人面前表演，這時他的星芒就已經嶄露了。

雖然住的是新竹，但是居家周圍都是外省人跟河洛人，所以從小就是講得一口流利閩南語和國語，所以也對國語歌和台語歌熟稔的很，平常也只有在家裡才聽得到客家話。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初其實沒有打算唱客家歌的打算。

鄧百成的家裡素來喜歡平靜低調，所以喜歡表演的鄧百成也沒有機會大顯身手，直到高中聯考那年遇到了林家的兄弟，同樣也是愛好音樂的夥伴，這才開啟了鄧百成的明星之路。

巧遇貴人 意外唱起客家歌

鄧百成回憶說，重考那年是人生最大的轉捩點，因為遇到生命中的貴人—林子淵。

當時鄧百成結識了一位功課不錯而且對音樂愛好的同學林春筠（後來改名林正期），假日時常常會去他們家玩樂器，而一群人就在林家彈彈唱唱，而林春筠的哥哥林子淵當時已是知名的作曲家。有一天，林子淵突然問鄧百成說要不要出唱片，鄧百成欣然接受，沒想到這個舉動後來會為客家流行音樂界掀起前所未有的波瀾。

「其實我一開始沒有要做客家歌，我的夢想是開一個演唱會，但當時怎麼想像都是國語或河洛語，怎麼都想不到我會是因為客語。」鄧百成強調，當時因為林子淵要出版客家歌曲，於是就在歌星魏海珊的專輯裡面放了三首鄧百成的歌，唱片公司就把帶子寄給金曲獎參賽，後來他就以《我自遠方來》入圍第二屆（一九九〇年）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獎。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，演唱客家歌曲入圍金曲獎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，加上與他競逐的有洪榮宏、張雨生、張信哲、童安格等知名歌手，因此引起了各大媒體轟動地報導。

「我記得那時候去參加頒獎典禮的時候，身邊都是大牌歌星，有蔡琴啊、張清芳啊、王識賢等人。」回憶起當年的盛況，鄧百成還是很興奮。他說，雖然大家都很好奇他是「從哪裡冒出來的」，所以不太有互動，但能跟那麼多的當紅歌星見面，真的很震撼。雖然後來該年的大獎是由洪榮宏抱走，不過也給了鄧百成跟林子淵這樣的組合莫大信心，隔年捲土重來，以《皇天不負苦心人》一曲在第三屆（一九九一年）金曲獎再度入圍最佳方言男歌手獎項。



鄧百成陶醉的詮釋歌曲。（鄧百成/提供）

時運不濟 連失作曲好夥伴

但是金曲獎的肯定並未為改變客家歌曲在流行音樂的邊緣處境，其中最殘酷的是，主辦單位



按照慣例，在金曲獎頒獎典禮邀請入圍的歌手上台高歌一曲，卻獨漏了唱客家歌曲的鄧百成。講到當年的情況，鄧百成還是露出不平的神情。當時苗栗縣還有一連串的抗議活動，就因為鄧百成不能唱入圍的客家歌曲，抹殺了客家文化宣傳的可能性。

雖然遭到不友善的對待，鄧百成和林子淵這樣的搭檔卻未被擊敗，反而不斷地錄製新作品來證明客家流行歌曲的價值，在這個時候，大家一提到客家歌曲便會想到的名曲《細妹按靚》就在這時期被創作出來，受到很大的歡迎。後來歌手羅時豐翻唱，更把這首歌推到膾炙人口的高峰。

不過一九九三年林子淵過世，鄧百成在歌壇頓失依靠，順遂的歌唱之路就在這裡喊卡了。直到後來，多產的客家詞曲創作家涂敏恆才又找他合作，推出以《紅梅》為首的一系列歌曲，為鄧百成的生涯裡掀起第二波小高潮，然而涂敏恆在二〇〇〇年駕車失事不治，鄧百成再度失去一位優秀作曲夥伴。雖然自己也彈琴，但是創作這一塊從來不是自己的專長，所以如果沒有人替他寫歌的話就好像失去了一半的自己。

「那段時間就很難過啊，常常想自己時運怎麼那麼差，很靠近（成功）了不過又摸不到的感覺。」談到這段往事，鄧百成眼眶還是有點濕潤。

在告別歌唱事業的高峰之後，鄧百成一直擔任歌廳的琴師，以鍵盤伴奏維生。因此他感嘆地說，「所以才說我是不像藝人的藝人阿，雖然出過兩張專輯，也入圍過了金曲獎，但是跟大家一般的藝人光鮮亮麗的外表，和接不完的通告不一樣的。」



許久未上節目的鄧百成打趣地說常常在節目上緊張到胃痛。（鄧百成/提供）

客家電台 重新回到螢光幕

鄧百成直到這幾年才又回到了螢光幕前，而且還是拜客家電視台歌唱節目《客家新樂園》之賜，讓他重新找到演唱的舞台。鄧百成說，以前的客家文化不受重視，現在可是大大的不同了，近年來客委會推廣客家文化不遺餘力，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。

不過他認為一般人對客家音樂還是很陌生，有次有位年輕的客委會業務承辦人員打電話來關心，還問「鄧先生請問你有甚麼才藝？」鄧百成尷尬地笑，「我快暈過去了，我就說無非唱唱歌啊、彈彈琴啊，難不成會偷、會搶啊？」他說，這件事暴露了外界對客家音樂人物的了解度不足的事實。

重新在歌壇上站起來，鄧百成對客家音樂有很深的期許。他強調，近年來客家文化作品獲獎連連，不只歌曲常常在金曲獎上表演、被傳誦，連續劇也頻獲金鐘獎，這是一個肯定，更代表現在非客家族群也越來越能夠欣賞不同文化的內容，因此不論是哪一輩的客家人，都應該多從事客家

文化的創作，讓更多人了解。

對於自己波折的演藝人生，鄧百成釋然地說不會感到可惜，因為就算沒沒無聞也是這樣過啊。「我覺得人要知足常樂、珍惜自己所曾經擁有的。畢竟，我們雖然不能大紅大紫，不過我們至少曾經接觸過、轟動過。雖然沒有辦法繼續，不過也夠了，人生就是這樣子。」鄧百成的這席話，為他人生下了最好的註腳。



鄧百成依舊非常珍惜每次上節目的時光，希望能藉由各家電視向大眾傳播客家文化。(鄧百成/提供)



鄧百成私下就像個親切的長輩，娓娓道出他豐富的歷練，毫無明星架子。(陳祥豪/攝)

